

从自然之镜 到信念之网

中国科学哲学论丛
Chinese Se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蒋劲松 著

罗蒂哲学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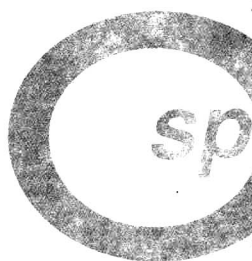
湖南教育出版社

C 中国科学哲学论丛
Chinese Se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主编：李醒民 程承斌

从自然之镜 到信念之网

蒋劲松 著

罗蒂哲学述评



湖南教育出版社

从自然之镜到信念之网

蒋劲松 著

责任编辑: 程 青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宏达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8.625 字数: 230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5355 — 2597 — 0/G · 2592

定价: 13.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料换

《中国科学哲学论丛》总序

科学哲学 (Philosophy of Science) 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 广而言之, 也可以说是从哲学的乃至思想史和理论社会学的视角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探究。科学哲学主要阐明科学领域内的诸种要素——科学理论中的经验、概念、形式等要素, 科学活动中的动机、方法、创造性思维等要素, 科学建制中的传统、规范、价值等要素——及其相应关系, 其研究进路既有古老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进路, 又有新颖的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价值学、心理学、人类学、解释学、伦理学、修辞学的进路。关于科学哲学研究的具体内容, 除西方流行的“通论”(如科学的理论结构、说明、诠释、辩护、划界等) 和“个论”(如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等), 近年又广泛涉及到科学的本性、价值、限度、精神气质、文化意蕴、社会意义以及科学与道德、宗教、技术、经济等的互动关系。

既然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 那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诞生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后, 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确实, 真正的科学哲学思想萌生在哲人科学家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科学著作中, 它的系统化则发轫于 1830 年出版的 J. 赫歇尔的《论自然哲学研究》和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 以及同代人

休厄尔、J. S. 穆勒的论著中。当然，正像近代科学在其形成之前有前科学一样，近代科学哲学在其诞生之前也必有前科学哲学，也许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是其当之无愧的鼻祖。

现代科学哲学的滥觞是以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奥斯特瓦尔德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以赫兹、玻耳兹曼、基尔霍夫、亥姆霍兹、黎曼为代表的德国哲人科学家群体，其勃兴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这是一个巨人迭出、思想喷涌的时代。现代科学哲学的集大成则是维也纳学派及其所导致的逻辑经验论，前者发端于20世纪伊始，后者则鼎盛于20年代中到30年代末，在西方一直风行到50年代；这是一个大师云集（石里克、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纽拉特、艾耶尔、赖兴巴赫等）、气势磅礴的岁月，其间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科学哲学运动。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后现代科学哲学又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继波普尔、奎因等人对逻辑经验论发难之后，库恩、费耶阿本德、图尔明等历史主义流派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先河。20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等哲人科学家的科学哲学也异彩纷呈、美不胜收，它们既溶入了现代科学的思想菁华和精神气质，又呈现出某些非经典的后现代意识，从而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人文研究进路汇流，谱写了20世纪后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会贯通的主旋律。

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不难看出，哲人科学家群体、流派和传统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与纯粹科学家的科学哲学相比，哲人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更为鲜活生动，因为它们生发于他们亲手培植的科学沃土中；它们更为敏锐新颖，因为它们是他们创造的时代最新科学成就的新生儿或助产士；它们更为丰厚圆融，因为它们是人类最高的科学思想与人文精神杂交起来而生成的奇葩。哲人科学家不愧是各个时代科学哲学的先行者，人类思想史上路标的设置者，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

者和缔造者，科学的人文主义者。

在本世纪初，科学哲学伴随科学革命的新成果和封建王朝的衰败和垮台，从西方逐渐传入中国，在民国头 20 余年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当时曾移译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科学哲学（以及科学通论）著作。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胡明复、任鸿隽、杨杏佛，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地质学家丁文江，化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王星拱等人都曾不遗余力地把批判学派的思想评介到国内，并撰写了诸多科学哲学论著。洪谦教授在 40 年代介绍逻辑经验论也有所建树。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科学哲学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沉寂了。直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它才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脚步声中，在中国重新生根、开花、结果，尽管其间几多风雨，几多艰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学哲学在中国哲学界是思想最活跃、发展最迅速、成果最卓著的哲学部门之一，创刊于 1979 年已出版 20 卷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就是科学哲学在中国近 20 年发展的缩影。中国科学哲学家正在潜神默思、苦心孤诣地沿着学术自由的不归路奋进，逐步形成自己的别树一帜的流派和风格。

为了展示中国学者的科学哲学研究成果，把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并推向世界，我们策划、编辑了《中国科学哲学论丛》。为扩大其覆盖面，我们拟拓宽科学哲学的内涵和外延，把自然哲学（对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之哲学反思）和技术哲学（对作为科学的直接衍生物的技术之哲学反思）也包括在内。本丛书拟精选国内高水准的学术著作稿——或为赶超世界学术水平之作，或为填补国内研究空白之作，或为拓展和深化有关课题之作——出版，为跨世纪的优秀学人提供跨世纪的力作发表的园地。本丛书要求书稿资料（尤其是外文原始文献）翔实，观点新颖，结构严谨，语句流畅，把严肃认真的学风和平实生动的文风有机统一起来。为了凸现本丛书

的学术性，方便读者进一步探究，每本书后都附有详尽的索引和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在人类即将告别 20 世纪和迈入 21 世纪之际，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突出。不幸的是，有些人往往只看到科学的物质功能和功利价值，偏偏忘记了科学的本真即它自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蕴——这实在无异于买椟还珠！由于科学哲学恰恰是揭示科学的本真的，因此本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助于国人对作为一种智慧和文化的科学的再认识，加快科学精神注入国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加速科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苴和改造，重建 21 世纪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and 新人格。

撰写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没有自甘寂寞的艰苦劳作，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学术著作的刊行尚未完全步出低谷的今天，湖南教育出版社为《中国科学哲学论丛》的出版殚精竭虑，令人钦佩。我们期望能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坚持数年，以成规模，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良好而持久的影响。果能如此，无疑会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

抬望眼，旧世纪的落霞五彩缤纷，新世纪的旭日喷薄欲出。人类正从权力社会和财力社会迈向智力社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正以不可抗拒之势融合汇流，《中国科学哲学论丛》适逢其会地问世了！我们不愿她哗众取宠、显赫一时，我们只求她默默耕耘、天长地久。我们企盼她宁静地伫立在“灯火阑珊处”，为世间的福祉尊严探赜索隐，为人类的精神文明撷精立极，为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的美妙乐章谱写一两个小小的音符。

李醒民 程承斌

1998 年 1 月定稿于北京

序

蒋劲松君的大作《从自然之镜到信念之网——罗蒂哲学述评》即将付梓，希望我作一篇序。该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改写的，论文做得很认真、很辛苦，在浮躁之风盛行的氛围里，实在不容易，当时就得到许多专家好评。现在此成果得以问世，一定能加深人们对罗蒂及其哲学的了解和理解，不亦乐乎，故欣然命笔，以壮行色。

关于罗蒂其人，书中既有年表又有专论，我以为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毋容赘述。借此机会，就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谈一点与后某某相关的感想。

如果说后实证主义潮流是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在西方学术传统内部进行的反思，那么后现代主义倾向则是对西方学术传统、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直截了当的否定性的批判。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实质上都是文化多元主义的，也是理性多元主义的——并且，如果“理性”仅仅指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学术中的“理性”，那么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当前中国，由于社会转型造成的脱序效应，非理性主义的倾向颇有市场，在学界也很容易对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产生共鸣。

从历史上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确代表两种不同的倾向，它们的内含虽有变化，其对立的势态却是一直没有改变的。在某种意义上，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对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恰好反映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较量。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制造的一个幻象。科学主义的偏颇并不在于坚持科学理性或科学方法本身，而在于视其为人类理性的全部，又视理性为人类精神的全部。同样，所谓人文主义，即强调人性中情感、直觉的一面，或强调人个的自主存在的价值的一面，也不能自诩为包容了“人”的全部，并将自己等同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乃是两种哲学倾向之间的争执，不是所谓“人的哲学”与“非人的哲学”的分野，更不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峙。

总之，切勿简单类推，把科学哲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等同起来，因为其中是没有必然通道的。广而言之，科学哲学不一定是科学主义的，例如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毋宁说它更倾向于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不但不一定符合科学精神，而且越到后来越与科学精神相抵触，例如对技术决定论的盲目崇拜，恰恰违背了多元主义的科学怀疑精神。至于人文哲学，人文主义及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也不难作类似的说明。

中国的科学哲学，面对当前社会和学界存在的脱序状态，应特别警惕失范的危险。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理论上不是对立的，在实践中更是相容的。实际上，科学精神与狭义的人文精神一样，都是人类精神中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必须清醒地看到：支撑科学活动的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是两码事，它同时也是其他人类活动的必要支柱。科学精神的内涵

固然难以用几句话说明清楚，但就下述内容取得共识并非难事。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可以毫不犹豫地讲，所有这里的列举，无不是人类精神中最深层次的宝贵内涵。在这一层次上，所谓科学精神与所谓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至高信仰，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切，对开放、民主、自由等准则的追求——已经密不可分，一个永远紧伴着另一个，失去了任何一个，另一个也就空洞到毫无意义。

在发达国家，现代化已然实现，放眼看看汽车和电话、计算机的普及，想想它们在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情况，即能得到一般性说明。享受着现代化的国度，倒是“反现代化”、“超现代化”、“后现代化”之类的思潮非常时髦。因而许多人并不认为那些只需举手之劳便可获得的现代化成果值得费力作哲学思考，反而是在现实生活巨流中暴露出的现代化的许多副产品引起了特殊的关注，它们包括：高能耗、超前消费、强竞争、泛福利、族裔冲突、性错乱、环境污染等等。这样，在哲学研究中，不但不是非常关心如何达致现代化，反而倾向于对现代社会和文化传统进行猛烈批判。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向人文精神回归的趋势成为主流，哲学上否定由启蒙时期以来作为蒙昧主义对立物的、以个人自律为标志的理性主义，而以一种非理性主义取而代之。

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于：一方面，它基本上尚处于前现代化阶段，必须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世界还在前进，相对于中国的超前发展已然形成气候，还没有现代化的中国人毕竟不能回避后现代化的要求。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处在前后夹击之中，面对相互矛盾的双重任务：首先

要弥补我们传统中缺乏的形式理性与实证精神；同时又须面对后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时尚。中国的科学哲学需要调整自己的方向，既现实地致力于现代化，又前瞻地关注其可能的负面影响。在两者间形成“必要的张力”，才能游刃有余。

在一般哲学思考上确有这么一个时间差和空间差，在科学哲学上当然也是这样。这就给中国学者造成了特殊的困难、提出了特殊的任务。第一，中国的社会条件、特定学界的条件，与西方是很不相同的，简而言之，在像现代化和科学哲学这类大小不一的相应范围里，西方已经走过的路我们还刚开始，我们必须补课，尽管我们要补的东西，别人可能已经吃腻了，厌烦了，准备抛弃了；或者说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很难义无反顾地把它当作理想目标去追求了，但是我们必须传统因袭力量和后现代主义力量的双重反对下，坚决跨出这一步。没有现代化就没有未来；同样，没有基本的科学哲学建树就不可能有该学科的深入。第二，为了跨出这一步，又不能忽视后现代主义对我们必然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发展的滞后性并不能阻止某些超前意识的作用，事实上，它们与我们固有的环境一道，共同形成我们在其中活动与理解的语境。所以我们的特殊任务是，在跨第一步时要比别人更自觉地顾及第二步，这第二步是别人已然在跨的，那将是否定之否定。

目前最大的困难，在国内是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的现实发展接口，同时补上一课，提高科学哲学的基础水平（包括某些必要的技术性处理能力）。科学哲学无论如何不能与科技本身、与现实科技的发展问题脱节，但又不能为实际问题所消解、淹没，因为在弥漫急功近利气氛的环境下要取得哲学思考的生存权是不容易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哲学家看来不能像国外同行那样“固守阵地”，在象牙塔里自行

其是，而应当把自己的手伸到科学社会学研究、科技战略和政策研究中去，既当科学哲学家，又当科学社会学家，特别是从事必要的科学技术社会（STS）研究工作。

另一个困难是前面说的，国外后实证主义研究使我们在某些方面落后一拍，某些方面落后两拍，如何自觉地处理好这个时间差和空间差，是尤其需要哲学眼光和勇气的。举例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跟着国外流行的反科学主义潮流跑，在中国也大反科学主义，因为中国有没有真正的科学主义还说不准哩！在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超越可能意味着愚昧。但是，我们对许多已见端倪的问题，如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破坏，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冲突的可能性，等等，又不能漠然置之，留待工业化后的将来再处理。思想的触角应该敏锐地将它们把握，作为既在当前行得通、又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思考。

刘大椿

1998年春于人大静园

目 录

序 (刘大椿)	1
第 1 章 罗蒂简介	1
1.1 生平与著作	1
1.2 学术思想分期	8
1.3 研究与评价	12
第 2 章 语言学转向的元哲学思考	20
2.1 哲学革命的党性	23
2.2 语言学转向的实质: 方法论的唯名论	26
2.3 语言学转向之后: 推测与展望	29
第 3 章 自然之镜的粉碎	34
3.1 何谓自然之镜	35
3.2 心身问题的解析	37
3.3 心的概念的演变	43
3.4 心的标志: 不可怀疑性	47
3.5 自然之镜的粉碎	50
第 4 章 认识论的超越	62
4.1 认识论的起源	63
4.2 认识论的发展	68

4.3	致命的重创	76
4.4	徒劳的拯救	87
第5章	信念之网的编织	95
5.1	非还原的物理主义	96
5.2	非本质论的自我：缺少中心的信念之网	104
5.3	隐喻与信念之网的编织	110
第6章	实用主义的新生	116
6.1	经典实用主义再评价	117
6.2	逻辑实用主义再评价	123
6.3	欧陆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127
第7章	后哲学文化的科学观	134
7.1	没有方法的实用主义	134
7.2	科学究竟是什么	139
第8章	后哲学文化的哲学观	148
8.1	从体系哲学到教化哲学	149
8.2	哲学作为一种写作方式	157
8.3	两大哲学传统的超越：后哲学文化	162
第9章	后哲学文化的政治和伦理观	174
9.1	内在的张力	175
9.2	分道扬镳	182
9.3	维持现状	187
9.4	罗蒂、奥德修斯与康德	196
第10章	罗蒂简评	201
10.1	辩证法的凤凰涅槃	201
10.2	对必然性的恐惧和失望	210
10.3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体现	215
10.4	两大传统的沟通	220
无法结束的结束语 后哲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226

罗蒂生平与著作年表	234
主要参考文献	250
索引	258
后记	261

第 1 章

罗蒂简介

1.1 生平与著作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 (Richard Mckay Rorty) 1931 年 10 月 4 日出生于纽约, 父母分别为 James Hancock Rorty 与 Winifred Raushenbush Rorty, 父母以及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自由主义者, 他可以说是诞生于自由主义世家。^① 他的外祖父 Walter Rauschenbush 是社会福音运动的著名提倡者, 父亲詹姆斯·罗蒂与著名哲学家胡克私交甚好。在这种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罗蒂日后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了。

罗蒂 14 岁进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 于 1949 年 18 岁时从芝加哥大学毕业, 获学士学位, 1952 年获硕士学位。在校期间, 他受教于卡尔纳普 (R. Carnap)、哈特肖恩 (R. Charles Hartshorn) 和麦基恩 (C. Mckeon)。硕士学位论文是在哈特肖恩指导下完成的研究怀特海理论的文章。

1956 年, 25 岁的罗蒂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研究的

^① 罗蒂在《偶然性、反讽和协同性》的扉页上写道: “纪念六位自由主义者——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与外祖父母”。

是怀特海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在耶鲁期间，他师从亨普尔（C. Hemper）、韦斯（P. Weiss）、布鲁姆鲍（R. Brumbaugh），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任讲师，1957～1958年服兵役，退役后于斯里韦尔学院任讲师，1960～1961年于该校升任助理教授。

多年之后，罗蒂这样回顾他早期的学术思想变迁。他说：“那里（即芝加哥大学——引者）会给你这样一个印象：任何一个有点价值的人都要研究哲学。我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毕业的课程，我受业的教师有逻辑实证主义者R. 卡尔纳普，怀特海的弟子C. 麦基恩和哲学史家R. 哈特肖恩。我跟哈特肖恩研究思辨形而上学，写了许多有关怀特海的文章。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就到耶鲁大学去了。在那里我遇到了几位类似芝加哥大学的教师：C. 亨普尔代替了卡尔纳普，P. 魏斯代替了哈特肖恩，而R. 布鲁姆堡代替了麦基恩。在那里，我写过一篇论文，将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dunamis*）的论述与17世纪理性论者关于可能性的观念作了比较。那是一篇很具有麦基恩特色的比较研究文章。到1960年为止，我的兴趣主要在于历史和形而上学。后来，我在纽约附近的魏尔斯莱学院找到一个职位。那儿的同事告诉我说，我落后于时代了，应当了解当时哲学界的情况。于是，我就攻读了当时风行的牛津哲学家们（奥斯汀、赖尔、斯特劳逊）的著作。在此之前，我读过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但不怎么喜欢。当时，我也第一次读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给我的印象就大不相同。这样，我就从一个旧派的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新派的分析哲学家，这一转变部分地是由于同辈人施加压力的结果。在魏尔斯莱学院工作了3年之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找到了一个职位，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那时，有些东西是你不能不知道的。于是，我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试图在当代分析哲学的框架内探讨塞拉斯和维特根斯坦。到了70年代初期，我对那种研究感到厌烦了，并且试图在《哲学和自然之镜》这本书里面作些更广泛的探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